



行走的书房

申功晶（江苏）

我从小喜读书，我家老宅后院的阁楼平日里无人居住，因此，独有一份与世隔绝的安静。冬日里，阳光和暖时，泡上一壶清茶，铺一层绒毯盖在空置的棕绷大床上，暖融融地盘腿坐着读书，能消磨掉一整天时间，这是有生以来，我印象中最为适意的读书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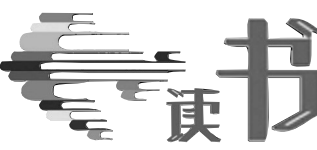
古代读书人多自有一方书斋，如蒲松龄的聊斋，归有光的项脊轩、梁启超的饮冰室……宁波范氏天一阁、怡园顾家的过云楼更是书房中的翘楚。听父亲说，我的儒商祖父也曾有一间独立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橱、满桌满橱的线装古籍、原版外籍……置身其中，颇有一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意境，令人艳羡不已。我打小就立志置办一个像样的书房，最好建在山坳人迹罕至处，绕屋葱茏细竹，月白风清，听风过竹浪翻滚；雨暗灯昏，推窗便是天然一幅“万竿烟雨图”；腊月里围炉夜读亦不失风雅。

我陆陆续续买了不少书，眼瞅有了满满三个柜子的书，遂志得意满地琢磨起如何布置书房。搜索一下当代作家的私人书房，其富丽堂皇的程度令我倒抽一口凉气：苏童的书房连着一座花果园，院内有花：杏、梨、桃、海棠、郁金香……亦有果：樱桃、枇杷、柠檬、柿子……读书、写作之余捋飧一下花花草草，不出城郭即享田园之乐，堪称“诗意”的书房。冯唐的书房在北京后海一处朱门高墙的四合院，桌椅家具均系明清风格，古意盎然，进屋焚香，来客泡茶，堪称“禅意”的书房。麦家的书房坐落在“人间天堂”杭州的西溪之畔，一座独栋小楼，现为年轻作家提供免费的读书会会场所，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开放式”书房……

近年来，写的书比读的书多，囤书欲望却逐渐寡淡下来，古人云：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想那天一阁、过云楼历经兵匪离乱，万册藏书亦难逃被焚、被盗的厄运，连我祖父的那屋心爱之书，也都付之一炬。好在我不是一个潜心做学问之人，既不摘录佳词锦句，亦不写书评心得，天马行空地随意浏览，就像驴友游山玩水，吃货品尝佳肴，读到兴起之处，书中的几行字便会主动跳出来和你握手拥抱。在浩瀚书海里，畅享上交古人、远涉四海之趣，至于读书的环境嘛，倒也不甚讲究，只要一册在手，便怡然自得。

回想这些年，当我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看书时，木床就是我的书房；当我在书店站得腿脚酸麻时，书店就是我的书房；当我出差旅行，在火车上消遣翻书时，车厢就是我的书房；当我长大寄宿求学时，宿舍就是书房；连如厕蹲坑，茅房也成了书房。我在一张张狭窄局促的木板上抽空读书、偷闲写稿，“螺蛳壳里做道场”，却颇有一番遗世独立之感，很容易感受到方寸之间便是天地的知足。

我始终未有过一间像样的书房，倒是那一个个“行走”的书房让我见缝插针读了不少书，灵感泉涌写下了不少文章，留下了很多温馨难忘的记忆，见证着我从读者到作者的蜕变。有道是“佛在心中住，处处皆修行”，何况书海无涯，年寿有限，又何必拘泥于形式主义、徒费光阴为身外之物心心念念呢？



从城市里的公园经过时，我总会留意一下那里的荷塘。初夏时节，池塘里就星星点点地冒出了嫩绿的荷叶，几场大雨过后，青翠碧绿的荷叶便挨挨挤挤地长满了池塘，水面变得密不透风起来。没过多久，荷池中的荷花也开了，仿佛是娇羞的少女半藏于荷叶之下，那份婉约和娇美，着实叫人怜爱。

这一池清荷在闹市之中，显得尤为静美。凭栏观赏，荷塘里高挺舒展的荷叶，把水面遮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了心生阵阵清凉。荷的杆直而修长，矜持地托住叶盘，晨露在绿盖上盈盈欲舞。叠叠翠翠的荷波中，间或隐现出粉色的花朵，探身凝视，只见花瓣薄如蝉翼，脉络隐约可见，飘渺得宛如在薄雾之

中。满池的花和叶相映成趣，摇曳生姿，风情万种。

闲坐于广场的石椅上，于高处赏荷，又别有一番情致。映入眼帘的满是青色，荷花袅袅婷婷地立于碧波之上，越发显得娇艳动人。深吸一口气，淡淡的荷香混着水草的清新味道，瞬间便能沁入心脾，让身心得到无尽的抚慰。俯身望去，荷叶上的水珠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在做着游戏，散开，聚合，再散开，再聚合。微风过处，叶与花一起微微颤动，肩并着肩的荷叶密密匝匝地起伏着，宛如一道凝碧的波浪。

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倾倒在荷花的风韵之下，他们或于池塘边席地而坐，沏一壶香茶、

研一砚古墨，吟诗作赋赞赏荷之清灵，挥毫泼墨描绘荷之风采；或伴着一轮明月拨弄琴弦，就着一池荷香轻吟浅唱。在咏荷的诗句中，我尤为喜欢李商隐《赠荷花》里的那句“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一阵微风吹过，仿佛自己也融入进了眼前这池诗情画意的荷塘之中，一池碧荷和远处的楼台水榭遥相呼应，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面。两岸的夹竹桃和木槿花，临水竞相绽放，仿佛也要和这塘里的荷花争艳一般。那夹竹桃红白相间，洁白如飞雪，鲜红若彩霞，把夏日的灿烂尽情地张扬了出来，和池塘里娇美的荷花相映成趣，更是把荷池渲染得格外迷人。池塘边几棵女贞树开

满了细花，树底下也洒满了黄黄的花瓣，馥郁的香味和着荷花的清芬，直抵肺腑，让赏花人熏然欲醉了。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荷以圣洁不染之品质感染着赏荷的人，心由境生，让人平添出几分超然之姿、清然之气。看荷看得痴了，不觉已月上枝头，“明月清风夜，甚低不语，妖邪无力”，北宋诗人苏轼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赞叹明月清风中的荷韵，于月下荷塘边，我情不自禁地轻轻吟来，顿感其精妙所在。夜色中的荷塘静若处子，恬淡宜人，心情也随之趋于平静，感觉自己已进入了悠悠梦乡，只是不知道是梦中有荷，还是荷中有梦。

一帘幽梦

寇俊杰（河南）

布条上下贯穿起来。如果帘子的竹篾折得多了，或是上面的线断了，帘子散了，母亲也舍不得扔掉，而是把帘子完全拆开，挑选好的竹篾，再用线把它们连起来。那些折了的竹篾，长的，母亲给我们做灯笼和风筝用；短的，母亲会让我们把它折成一拃长的小竹棒，游戏时用。总之，竹帘在母亲的手里最大程度地派上了用场。当然，有些竹帘子太旧了，拆了又可惜，母亲依然把它保存好，天气晴朗的时候，在上面晒花生、晒棉花。夏天过去了，母亲对待旧帘子也像对待新帘子一样，一丝不苟地洗去上面的灰尘，在阴凉处晾干，放在一起收藏。

对我而言，夏天的主角是挂在门上的帘子，有了它，长夏也安然了。

那一根根竹篾，粗细适中，排列匀称，能通风能透光，但蚊子却望而却步。那时的房子都是土墙瓦房，窗户小，屋里的光线很不好。坐在屋子里，看到外面的阳光照进来，透过竹帘子，把光影投在门口的地面上，那里就一片光亮。屋里的地是土地，就是没有风，也免不了有灰尘，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看不到，但在门口光亮的地方，能看到细小的灰尘在不停的运动，有的上升，有的下降，有的时升时降，有的在帘子的缝隙间穿梭。看来，有些

东西我们虽看不到，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有些东西在阴暗的环境里是一个样，在充满阳光的环境里是另一个样。

夏日的午后，周围静得只剩下蝉鸣，竹帘后那一米见方的地方，光线充足，又没有蚊子的叮咬，成了我童年看书最理想的地方，我也像是一粒微尘，在书中知识的照耀下，无意东西，随性游荡。尺寸书页轻轻翻动，无限思索任意畅游，小小的我在竹帘后面做着一场起步人生的幽幽梦想。

如今我人到中年，当时的梦想已记不清楚，但是，我对小时候那竹帘后面的梦想人生依然怀念……

余霞成绮

李双飞（四川）摄



温暖时光的胡同

李勇（吉林）

光悠悠地流走，胡同豁达地迎送着人来人往。

晨雾里，胡同被扁担“吱呀吱呀”的起伏声唤醒，被耕牛“叮铃叮铃”的脖铃声激活，亲切的气息、淳朴的民风、悠悠的乡情开始在胡同里缓缓流动。童年时的玩具甚少，但胡同里常常会传出孩子们开心的笑声。捉迷藏，是那时候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项目，每一次未等倒计时的喊尾草随风摇摆，斑驳了简陋的泥墙。那些青石路，被经年累月地踩踏着，打磨得光滑平整，时

鼻捂嘴，或趴在草从里一动不动，或攀在树干上屏气凝神，待到终于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就被逮了个正着。

当夏日的徐徐微风穿过玉米地，翻滚出一道一道的叶浪，轻盈的蝴蝶便开始翩飞于胡同里的篱笆间。孩子们高举着杆子，慢慢地、轻轻地罩下去，眼见黑影在网中乱窜，心中一阵欢喜；也有的孩子，悄悄地接近猎物，弯腰扑下去，敏捷地合拢大拇指与食指，将蝴蝶捏在手中欢呼雀跃。

待夕阳将天空涂抹得璀璨

绚烂时，胡同里便次第飘扬出催儿归家吃饭的呼唤声，而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在暮色深沉时才得以喘息。人们捧着粗重的大碗，握上一根大葱，就着木墩或门槛而坐，边吃边聊，边聊边笑，小孩子不时地从身边跑过，一边嚷嚷一边打闹，一胡同的热热闹闹。

胡同是故乡的脐带，一端连着夜夜眺望故乡的我，一端承载着故乡的酸甜苦辣，它如一条潺潺的小溪，蜿蜒地流进了我的记忆，一直陪伴着我，温暖着我。

记得儿时在农村，没有电灯，家家户户都用瓷制的、黢黑的煤油灯。灯的形状如葫芦，有两个储油肚子，灯体顶端有一个小盖，盖上有一个小孔，用来安置灯芯，灯芯大部分是用棉花搓成的，灯芯通过灯盖的小孔顺下灯的主体，浸泡在煤油里。

点着的煤油灯，灯焰有两厘米高，所能照亮的范围很有限。所以彼时，每家的里屋（相当于卧室）与外屋（相当于客厅）之间的墙上都开有一个长约二十厘米、高约四十厘米左右的通洞，俗称灯窑，用来放置煤油灯。

但如果做针线活或是学习看书，就得将灯移至近处。

煤油灯下，母亲穿时光的针，引岁月的线，缝补流年。

煤油灯下，父亲抱着我，轻拍着哥哥，重复讲着那些做人的道理。

煤油灯下，我和哥哥趴在火炕上，与书本为伴，奔跑少年。

煤油灯下，左邻右舍旱烟、酹茶，把酒话桑麻。

不知不觉，灯光暗了下来，这是灯芯在灯油燃烧中有所损耗所致，母亲随手用针或锥子将灯芯往上一挑，“呼哒”一声，灯倏地一下，就亮了很多，心里也顿感明朗起来。

当煤油灯“刺啦、刺啦”迸出小火星，那是煤油快干了征兆。因为棉制的灯芯只是将煤油从灯体里吸上来，传输到灯芯顶端，灯的火焰是煤油在燃烧，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微量灯芯被烧着。由于灯体煤油耗尽，火焰便直接燃烧棉线，进发出小火星，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母亲赶紧趿鞋下地，找出盛装黄色煤油的玻璃滴流瓶，拽开胶皮塞子，掀开灯盖，将煤油注入灯体。

须臾，煤油灯恢复了明亮的火焰。

过去的夜是静谧的，煤油灯的光是昏暗的，欲望亦是迟钝的，人更是至简的。没有种类繁多的电子产品，没有纷繁复杂的娱乐活动，一个人，或捧一本书、或握一支笔、或端一杯茶，就是一个精彩的世界，一个丰盈的自己。

如今，如昼的灯光，虽然照亮了夜路，但也照出了欲望与浮躁，晃出了迷茫与彷徨。华灯谢幕，空虚孤独之情如影随形，终究挥之不去。

怀念过去的日子！

南湖红船

熊秀兰（湖北）

红船在水面上
一泊多年
凝下了历史的一瞬间

当我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到来时
湖风正吹绽圆圆涟漪
仿佛在为我展开
峥嵘岁月的红色波澜

那些驾船的人
那些为拯救中国而奋斗的人
他们的音容
在波涛间闪现

南湖的水啊
濯洗着岁月风尘
沉淀为永恒的结晶
这是一盏不灭的明灯
这是一部激励后人的红色教科书
风吹雨打，永不褪色

南湖红船啊
你泊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将一段光荣的历史传承
让一首壮丽的史诗永生

父亲的田野

董恩兵（安徽）

父亲不爱去别的地方
他永远与田野厮守在一起
一茬又一茬的庄稼
用一年又一年的收获
为他斑白的头发遮风挡雨

我拖着行李
从村口的老榕树下
一步一步地远离村庄
田野里庄稼的根须
跟随着我的脚步蔓延

一垄垄朴实的庄稼
排着整齐的队伍为我送行
微风吹来
它们远远地向我挥手告别

父亲与田野在远行中逐渐模糊
沉默的父亲
站在沉默的田野中
用挚爱的眼神望着最大的种子
比穿田而过的水
流得更远